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一

土宜

田制上

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箋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城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正義曰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以治為

義也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大全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又安成劉氏曰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遂以横為溝而南其畝東其畝也

詩大雅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注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别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

畒治其田疇也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畒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畒

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疏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授田於公也

州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為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内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為閒

疏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田多

田里不粥

注皆授於公民不得私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畒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畒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周禮地官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注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畒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

種故家三百畝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注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又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

疏匠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為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是也而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也删翼丘氏曰野外之田不無美惡肥磽之差豈必盡如指掌之平棊盤之畫哉唯有井有牧

比析而行乃是活法易氏曰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王氏曰此法與遂人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相表裏

又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注鄭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

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
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
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
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
郊鄭玄謂宅田致仕者所受田也士讀為仕仕者亦
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之田也
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
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

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然圖書篇載師掌任地之法有宅田士田賈田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有公邑之田有小都大都之田且國有四民農之受田無疑矣惟工商之受田初無明文而二鄭之釋周禮則有異議司農謂士田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

田也賈田吏為縣官賣材者與之田也後鄭則引漢食貨志之言謂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據後鄭之意則直謂賈田為賈之家所受田也予以為不然夫四民不相業亦不相雜處其來久矣四民自農之外惟士為然蓋使之耕且養也果如後鄭之言以賈為商賈之賈則工商一也何載師獨載賈田而不言工田乎夫先王之所重者農民也所輕

者末作也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出里布莫非使農之為優而商賈不足事也今使為工者得以械器易粟而復受田則誰不為工乎使為商者日中而市交易而退而復受田則誰不為商乎然則載師無商田工田之明文而後鄭必為之説予以為不知先王重本抑末之意

又遂人辨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

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注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通考馬端臨曰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説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説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説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又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

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集說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税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注陳祥道曰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禹貢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是時人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注方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八家各私得百畝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園圃家二畝半也

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詩曰于彼新田易曰不菑畬疏菑災也畬和柔之意也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本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公羊傳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

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故三年一換主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

通典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

下田夫三百畝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山林藪澤原陵淳鹵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管子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

商子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谿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十四

呂氏春秋上農后稷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甽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區田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横

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一尺積壤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今弘作二尺地以積穰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别三升粟畝收百斛中男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

漢書食貨志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耕於三甽中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榖多

晉書食貨志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當使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没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没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

不畢奪其不畢之地于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戸老小癃殘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

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
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
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
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
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
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
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
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

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隅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户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隋書食貨志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男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内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户内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止一百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

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十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又開皇十二年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狹鄉每丁纔至

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唐書食貨志度田以步其濶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寛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寛鄉減半狹鄉不

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寛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又永徽中禁買賣口分世業田買者還地而罰之

宋史食貨志農田之制五代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命官分詣諸道均

田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互為鑿之

又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

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地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元豐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巳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

十有九頃
文獻通考元豐閒天下墾田之數四百六十一萬六千餘頃比治平時增二十餘萬頃然前代混一之時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四倍有餘雖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阯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爲邊障屯戍之

地墾田未必多也按治平會計録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内起税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為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則田之無賦税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蓋田數之在官者雖劣於前代而遺利之在民者多矣

金史食貨志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濶一步長二百

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户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户少者必課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寛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税七年始徵之自首冐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又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禄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止臣以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

元史食貨志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

明史食貨志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

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畢具凡質賣田土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

又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

又神宗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

國朝

大清會典本朝幅員廣遠地利日興順治十八年總計田土合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奇康熙二十四年總計田土六百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有奇雍正二年總計田土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四頃有奇

國初定低地種稻高粱稗子𧄼麻高阜種粟穀

國家任土作貢以地畝之坍漲定賦額之增減或差員清理或飭州縣官隨時丈量查報濒江近海之區定例

十年一丈

凡民地勘丈槩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國朝墾荒助以牛種寛其徴輸或懸爵賞以勵招徠或給投誠以資贍養或遣部員以課耕穫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

順治元年題准圏撥地畝按州縣大小定圏地多寡滿洲自聚一處阡陌室廬耕作牧放互相友助令旗民各安疆理查出無主地與有主者對換以期均便順治元

年議准州縣衛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官給牛種三年起科

順治四年又定嗣後民間田屋永停圈撥

順治六年定地方官廣加招徠各處逃民不論原籍别籍編入保甲開墾無主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准為業

順治十年覆准直省州縣魚鱗老冊載有地畝坵段坐落田形四至其間有不清者印官親自丈量

順治十一年覆准凡丈量州縣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

用繩

順治十二年定部鑄步尺分頒直省使丈量時悉依新

制

康熙四十三年天津附近荒棄地畝開墾一萬畝以為

水田行令各省巡撫將閩粵江南等處水耕之人出示

招徠計口授田給與牛種

雍正元年議准瀕江近海之區定例十年清丈一次恐

未至十年有坍漲者令該管官不時清查坍者即行豁

免漲者即行陞科

雍正二年議准將内務府交出餘地及户部所收官地制為井田挑選一百户前往耕種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各授田百畝

雍正三年於灤薊天津文霸任丘新雄等處各設營田專官管領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以圩田多寡分别奬賞其官田數萬頃分地遣官會同地方官首先舉行為民倡率其濬疏圩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悉

照成規各因地畝形勢次第興修或有民間廬舍有礙水道者計畝均攤通融撥抵視本田畝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淀淤地已經成熟陞科必須開挖者將附近官田照數撥補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一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二

土宜

田制下

董仲舒乞限田章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

李安世請均田疏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

致治之本井税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髙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畒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兹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户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証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

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儲積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公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

白居易議井田阡陌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為夫井量人户之衆寡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因食力相濟三代之後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因循未遷積習成弊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户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

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無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矣

蘇洵論田制井田之制九夫為井百井而方十里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閒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為溝洫縱能盡得平原廣野而規畫於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數百年專力於此不

治他事而後可以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亦已迂矣夫井田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亦可以蘇民矣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禁其田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

不能保其地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夫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

鄆仲游議占田數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

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盖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畆餘二十五畆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畆無主客之别比今二百畆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揜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畆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又歳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畆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

申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不行乃上之不行也非賤者不行乃貴者不行也在上而貴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革於丁傅董賢晉魏則名存而實去此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

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説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太狹今日之制太無限宜約周官受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為兼并則善矣

林勲本政書五尺為步而二百為畒畒二百為頃頃九

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角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一頃之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有十六

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貧駭矣今宜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羡田正田無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羡田之家則無得買田惟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隷農皆得買羡田以

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隷農之未能買田者
皆使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
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無
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
而分之官無苛奪以買其怨稍須暇日自合中制矣
朱子條奏經界狀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
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尚存田税可考貧富
得實訴訟不繁獨泉漳汀州不曾推行小民業去産存

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勢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議輒為浮言所阻甚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不知往歲汀州屢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今者臣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乞朝廷先令監

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者而使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中施行事目及募舊來曾經奉行諳曉算法

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中户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乞特詔户部根檢謄録㸃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户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遞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户田宅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

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别也如此則圖帳之費亦當少減若朝廷矜三郡之民不使更有煩費莫若令役户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實用若干錢物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内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畆畆分别土色均攤賦税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出入阡陌荒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

輕重失當則詞訟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必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張亦復不貲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竊詳此意與臣所奏略同乞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産其産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産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已有輕重人戶徒然攢算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同實爲利便

一本州民間田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税租輕重亦各不同年來

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為姦今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銀若干去州縣遠處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逐錢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令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

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現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產散在諸鄉者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税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一本州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將來打量之時無人騐對亦恐別生姦弊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有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朱子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

說以為田間之道葢因田之彊畔制其廣狹辨其横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葢陌之為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

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縦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

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歸授之際必不免有欺隱煩擾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隂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隱欺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隂據自私之幸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之

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之舊而非秦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則隨地為田隨田

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其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或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不知秦之所開亦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便於往來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

葉適論田制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强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

能無牽合抵捂處要其大略亦見周公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為井井為疆界歳歳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畝澮皆有定數經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至商鞅用秦巳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官不得治而貧者不得不去而為游手轉而為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為治却

不知其本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畆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劵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

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推行不到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濶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畒百畒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為畒唐却二倍有餘此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畒為口分二十畒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畒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

狹鄉之田減寛鄉之半其地有厚薄嵗一易者倍授之寛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寛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寛鄉狹鄉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却寛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寛鄉者又得并賣永業口分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又賑貸救䘏可以不至匱乏若唐但知受田而已而既已自賣

其田便已無䘏民之實矣周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從之唐却容他遷從并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變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葢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自各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

執其契券以各証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自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内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衛涇禁圍田奏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泄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

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因軍中侵奪瀕湖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凌駕官府而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於邦計不為無補殊

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絶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游獨擅溉灌之利民田無從取水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有幾而當稅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乞賜行下户部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户及寺觀請佃圍裹

馬端臨論井田井田未易言也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

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至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汚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

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少壯所習聞無俟考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秦人盡廢井田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制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名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

又論後魏行均田法夾漈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男子一人止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授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授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

榆其上而露田不裁樹則似所授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戸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相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不足自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

明胡翰論井牧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

行天下之民始敝之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命民名田無過三十頃議者因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均其土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宋劉敞又以

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戸口猶不及隋何至具文無實也厥言過矣但狹鄉民多而田不盈永業田鬻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擨者也以佘論之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

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户以田均之計户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穫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唐盛時永徽民户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

有不足之患乎

崔銑均田議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心尤為二豪扇搖而罷之今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名集每丘田主共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定等分租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

大學衍義補按秦廢井田開阡陌已千餘年矣決無可

復之理說者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其言隱而未發不敢臆說也

又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

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皆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暫而不可常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限制其將來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是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者不許再買買者没入之其丁少

田多者在未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鬻賣有增買者并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至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

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準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名配丁田法既不奪民所有則有田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名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

猝復而兼并之患漸銷矣

唐順之答施武陵書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田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之田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之凖嘗觀國初折畝定賦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寛甚得古意今玆不先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

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自明此意乃可使下人為之庶無弊也

張棟因事陳言疏丈量一事良法也及其成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算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公正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易彼或那東補西

此其弊在田册其罪在書算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章潢井田限田均田總論井田法至周始備自李悝商鞅出而其法廢滅無存誠為萬世戎首然秦漢迄今英君誼辟與奇謀碩畫之臣莫之能變即有變者或至紕戾無稽豈秦法有加於三代聖人耶議者謂戰國干戈之後丘陵城郭墳壟廬舍鞠為茂草即有平原亦半荆棘漢去秦無幾已不能比次而經紀之顧處千載之下而欲襲其業以授民踵新莽之覆轍亦迂矣是井田之

不能復也勢也無已又有限田均田之説董仲舒倡限田於元狩而武帝不果行師丹請限田於鴻嘉而成帝不能用乾興初詔限公卿以下與衙前將吏田而任事者以為不便夫井田既廢富民業已肥殖長子孫傳襲擬於封國而遽欲歲月間盡褫其所有此亦非人情矣是限田之不能行也亦勢也由周而來七百年魏孝文納李安世之疏均授民田然不再傳而廢又百二十年而唐太宗定口分世業之法然行未久而報罷又二百

三十年而周世宗詔行元稹均田圖法然世族羣起而撓之夫周制既遠生齒錯出民之遷徙靡定田之給代無常而履畝握算官且不勝其盩矣是均田之不能久也亦勢也夫田不能井又不能限又不能均均亦不能久第建步立畝括田均賦此為至策其必量山澤之入視莊屯之額塞飛詭之竇責無籍之户命所輸者與所入相當取他羨補崩決償失額無稼税匿逋者即驗問嘉與更始弛其罰無論世世偏累疲癃之民驩然若更

生如此則田不必井而井之之法存田不必均而均之之法寓矣

姜揚武水田議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賈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兼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又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志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始為塘濼終為稻田防塞實邊具有成績稻

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分為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漲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逋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壠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月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微利而鹵莽寬其文網需以歲時則可舉矣

國朝

戶部條陳圈地疏圈取地土一事於順治四年奉有

上諭今後民間田產再不撥取永為禁革又順治十年奉
旨以後仍遵前旨再不許圈取民間房地欽遵在案邇年
以來有因旗下退出荒地復行圈補者有自省下及那
營處所來壯丁又行圈撥者有各旗退出荒地名民耕
種或半年或一二年青苗成熟遇有撥補復行圈去者
有因圈補之時將接壤未圈民地取齊圈去者以致百
姓失業窮困逃散且不敢視田為恒產多致荒廢而旗
下退出荒地復圈取民間熟地更虧國賦臣等酌議淸

洲百姓均係朝廷之民且大圈地户久已圈定屢奉

上諭禁止圈取自應永遠遵行查張家口殺虎口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山海關等口外既有可居空閒之地自御内以至王貝勒官員披甲有情願各將壯丁分内地畝退回圈取口外空閒之地耕種者各該衙門都統印文咨送臣部按丁文給將此退出之地收存撥給自省下那營處所來壯丁圈取民地永行停止庶百姓得所不致流離矣

湯斌與宋郡守書睢陽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為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以前代二百餘年之所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以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數遂有以大軍三項強作小畝派糧

者是名為擠地擠地既久詭影愈便明謀密議必不肯盡行清楚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户無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纜册内小地十畝者亦歷内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亦歷内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

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大畝而足
額今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地多即續外餘地
之未報某等以為詭影之地續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
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事關
民瘼伏惟鑒照
董以寧民屯議屯以兵亦以民明無所謂民屯也從無
田之人耕曠土則謂之屯蓋兵戈旁午之地曠土必多
丘濬又云沿海閩地築堤以攔鹹水之入疏渠以通淡

水之來則田皆可成何患無地哉今降人雲集既議置屋處之又給以口糧非長計也固撥以地畝為宜但奪土著之田以給之則病民而理有所不可或官買熟田以給則官民皆病而勢且有所不能或以未墾之田計口授之止供其衣食恐將來成熟之後欲其輸將無缺等於民田則必不給而轉徙仍為無定若聽其不與輸將等於賜田則又姑息而主客更覺偏枯莫若因安揷之時置屋即於有田之地做明初衛所舊制多撥田若

千畝教人以耕之法而又給以農具屯種使次年以值還官三年稅十之三四年稅十之六至五年而全徵其課額則更為酌量之全拋荒之地原為甌脫而兹有墾闢之勞當較里甲之輸稍減以嘯聚之餘得須田里而又無城守之任當較旗丁之納稍增待及屯成亦可於向時運糧派餉之地稍減鼇毫合龠以甦其困矣

沈荃遵旨條陳疏一地畝等則之宜分晰也中州土地原有上中下及金銀銅鐵錫等名目分别起科而因

地未盡闢疆井混淆八府以内不分等則一槩派糧致貽民間賠害今查首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亟乘清查之時分晰高下則熟田固難隱匿而起科或至混淆終非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至意仍請　敕部於彚報之後查照萬歴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為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歲免包賠之苦矣

佟鳳彩條陳民田疏一里甲田地多寡懸殊宜均平也

竊照均平里甲久奉

俞旨通行直省惟河南爲多荒少熟因循如故雖有里甲之名其實多寡不一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頃或三四百頃少者每里或止一二百頃甚至或數十頃以至寥寥數頃者遇有差徭有司止知照里編差不知里大則田多戶殷衆擎易舉里小則田少人稀難以承役更有官儒戶名或不入甲或入甲而不當差甚至避重就輕詭寄飛灑大里愈得便宜小里愈增苦累名爲一例當差

實有不均之歎今計莫若行各州縣詳察除已均平者不動外凡有不均平者不許拘喚各戶審編亦不許里書分派止令州縣印官按現在徵糧地畝册如一州縣有地一千頃原分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頃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頃遇有差徭按里甲均當不許少有增減如是則豪强無計躲避貧懦不致偏枯矣

李光地請開河間府水田疏查南方水田之法行之北方往往有效曩者涿州水佔之田一畝鬻錢二百尚無

售者後開為水田一畝典銀十兩即今淀中浮居村庄歲收蒲稗菱藕之利無旱暵之憂其資生未嘗減於高地也臣愚謂靜海青縣上下一帶水居之民正宜以此利導之其可興水田者教之栽秧揷稻之法至於獻縣交河等與正定接壤之處係鹽河上游若能修治溝洫雜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然舉行方始若非有熟識情形歷經試用之人使之實心任事恐空言無裨也

劉殿衡條陳疏一挖壓田地應令文明估價公議均補也楚北安荆一帶地方外而川江内而襄漢水勢湍急風浪洗刷凡堤率多冲潰必須挽築月堤以防不虞其築月堤也堤脚之寬二三丈不等必須覆築於民田之上是之謂壓壓則田在此堤之下矣堤身之高長一二丈不等取土於民田之中是謂之挖挖則此田深窪無用矣此挖壓之田主坑内若有多餘之田則去此數畝堤脚田土其所保護者實多或亦甘心若止此區區數

畝因坐附堤邊一旦盡被挖壓勢必謀生乏策臣採訪
輿情酌定一法嗣後遇有修築堤塍於興工之時令地
方官將堤身所壓之田及兩邊取土之地俱為丈明畝
數確立界址著令堤長甲長秉公估定價值查明本垸
內衆姓享利之田若干畝挖壓之田若干畝算明均攤
補償交給被挖被壓本主另置田產耕種則無强行挖
壓之弊而窮民得免偏累向隅之苦矣

欽定授時通考卷十二